

 李卓 著

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三个月的志愿者生涯。她创办第一座帐篷小学，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她进村入户，尽绵薄之力抚慰受伤的心灵……她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自己在灾区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告诉你最真实的灾区 and 许多感人的故事。



国难时 · 我当了

志愿者

我的“5.12”经历和感悟

国难时·我当了

志愿者

李卓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难时我当了志愿者 / 李卓著.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44-6384-5

I. 国… II. 李… III. 李卓—生平事迹 IV. K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973 号

责任编辑: 陈朝阳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book.com

(100053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 * *

787×1092 毫米 16 开 19 印张 200 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 * * * *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更换)

谨以此书献给



英雄的人民子弟兵，
他们舍生忘死的精神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力量；

千千万万的志愿者，
他们以自己的义举使我们仍然相信人间有大爱；

灾区的父老乡亲 and 孩子们，
他们的纯朴善良使我一次次泪流满面。

序

拿着李卓的书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场大灾难，又回想起在灾区军民并肩战斗的日日夜夜……

我带着部队第一批进入震中后，立即展开救援行动，随后，大批部队和志愿者也进入到了汶川，李卓就是其中之一。到了映秀镇后，她与其他志愿者一道随着部队行动，由于是女孩子，在震中极其有限的保障条件下，她也就成了我们的兵，我们橄榄绿的队伍中也就多了一位穿迷彩不戴警衔的“女兵”。只有20多岁的她，与我们的战士一道，搬运物资、发放物品，在帐篷学校给灾区孩子上课，进村入户对痛失家园的人进行心灵抚慰及无私资助……三个月时间，她先后与部队通信女兵、医疗救护队的护士吃住在一块，在官兵的眼中，她就是一名坚强的战士，与我们的区别仅仅是没戴警衔。这正印证了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只要穿上迷彩服，就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另一句是：战场上只有战士，没有性别。

古话说得好：多难兴邦。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在惊心动魄的救灾行动中，世界的目光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见证了世界上最大执政党应对巨大灾害表现出的杰出凝聚力、号召力和组织指挥能力；世界目光还认识了抗震救灾的14万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事实证明这支人民军队当之无愧是

国家的柱石和民族的脊梁，能随时随地经受考验完成任务；世界的目光更认识了中国的青年一代，在幸福里长成的“80”后、“90”后们，投身灾区无私奉献的李卓和她的同龄人、战友们和志愿者们，让国人、让世界刮目相看。面对从地壳深处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中国的青年人也爆发出空前的力量，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行动积极投身、热情参与救灾行动，成为抗震救灾中的一支生力军。有伟人说过：谁拥有了青年，谁就拥有了未来。就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的青年人学会了责任、学会了感动、学会了勇敢、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坚持、学会了付出、学会了大爱、学会了思考，实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时代之幸。

李卓的这本书，是一个志愿者真真切切的心路历程，也是一个青年人在巨大自然灾害面前的精神张扬。记录表示我们不会忘却，回忆代表我们正在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不屈的精神、自强的精神才能生生不息、手手相传，这也正是这个古老民族实现新的伟大复兴的凝聚所在、希望所在、力量所在。

是为序。

王 毅

2009年2月于香格里拉

自序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我成为了一名志愿者，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但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志愿者生涯历经的时间竟是那么长，从五月至八月，整整三个月。当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全国千千万万个抗震救灾志愿者中的一个，回想起来，我当志愿者竟是如此的偶然与匆忙。

地震发生的那天，我刚好在成都家里，亲身经历了中国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地震。与死神擦肩而过，我感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正是这一点使我坚定了做一个志愿者竭力为灾民服务的决心。从匆匆忙忙担当起志愿者这一角色，我不仅没有想过退却，反而感觉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汶川大地震是一次国难，数以万计的生灵瞬间消逝。今有国难，匹妇有责，我能在这一次国难之中为国家为人民付出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是我深感欣慰的。

奔波于各个灾区，亲眼看到拥抱在青山绿水之中的山寨变成一片废墟，看到一个个曾幸福美满的家庭如今支离破碎，看到那些失去亲人的幸存者无尽的伤悲，除却行走于坎坷崎岖的山路带来的劳累，我感到的是内心一种无法承受的悲怆。我无法解决生与死给人类所带来的种种

冲突和矛盾，但在当志愿者的过程中，我却真正认识到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只有越多地奉献出自己，人生才会越有价值。

我曾经想过在有生之年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而这一次做志愿者不寻常的经历恰好为我提供了最珍贵的素材。现在，汶川大地震过去已经半年有余，但是每每回想起自己那一段行走于大山历经种种苦与劳的日子，还有在灾区遇到的种种人和事，竟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有人说，人的幸福大部分是在回忆里得到的；在我写书的这几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沉浸于自己的回忆中，得到的是一份伤感，一份缅怀，还有一份难以言传的沉重。

虽然如此，我仍不知道自己是否写出了一本有价值的书。如果因为我的亲见，使外面的人知道那一片大山中人们的不幸和坚强，他们的苦难和抗争，他们的无助和纯朴，还有那一片土地的美丽和文化的浑厚，从而对那里发生更多的了解，我的愿望就达到了。对我自己来说，我已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与那里已经建立起的联系，今生今世再也无法割舍。

作者

2008年10月

目录

自序

001

上 篇 灾区的呼唤

- | | | | |
|-----|------|--------|-----|
| 第一章 | 电波急救 | 夜奔都江堰 | 001 |
| 第二章 | 情急青川 | 惊险帐篷厂 | 020 |
| 第三章 | 心系学子 | 泪洒朝天中学 | 035 |
| 第四章 | 悲情映秀 | 爱在漩口中学 | 047 |

中 篇 情感的互动

- | | | | |
|-----|------|--------|-----|
| 第五章 | 驻扎克枯 | 大寺村寨联欢 | 056 |
| 第六章 | 日出朝霞 | 帐篷小学情缘 | 093 |
| 第七章 | 激情聆听 | 军民鱼水情深 | 121 |
| 第八章 | 夜唱羌歌 | 汶川记忆永恒 | 151 |

下 篇 历史的回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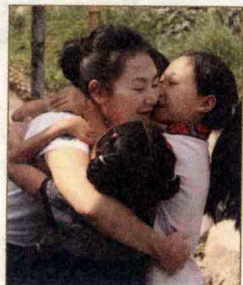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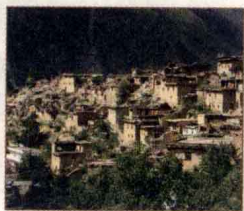
- | | | | |
|------|------|---------|-----|
| 第九章 | 废墟沉默 | 天灾无情人有情 | 166 |
| 第十章 | 诠释羌寨 | 走近古老村落 | 247 |
| 第十一章 | 几度来回 | 更像大山游子 | 264 |

后记

273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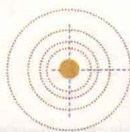
288





上篇

灾区的呼唤



第一章

电波急救 夜奔都江堰

我想，那将是我今生今世再难忘记的日子。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因事滞留在成都的家中。昨天下午7点多，我送先生乘飞机回杭州之后，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天气很沉闷，似乎有点

不寻常。从午睡中醒来，我觉得头有点晕晕的，干涩的眼睛似乎也睁不开。朦朦胧胧中走进厕所，却在突然间，脚底下的地板像中了邪一样猛地摇了起来。我被地板一甩，重重地抛到洗手盆边。整个屋子都在剧烈地晃动，好像有

★ 地震重灾区北川羌族自治县大部分建筑已经坍塌



一只巨大的手在抓着它用力地摇，天花板和玻璃发出尖锐的嘎吱声。我懵了，楼房装修不可能闹得这么凶，难道是地震了！我脑海里一下子变成了空白，双手本能地紧紧抓着窗户边沿，背后紧贴着墙壁，眼睛紧盯着天花板，不知道命运将把我带向何方。对面的墙已经裂开了一条缝，装饰柜上的瓶子罐子乒乒乓乓地猛烈撞击着，有几个掉下来，摔到地上成了碎片——它们可是我平日收集的心爱之物，但那时我已完全忘记了心痛，死亡的恐惧正袭向我的全身，我的手脚全变得又软又麻，双脚几乎没有力气再移动半步。不行，这里危险！理智似乎回到了我的脑中，慌乱中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宽敞的客厅似乎比较安全。力量也似乎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想都没想就一下子冲过去想抓着客厅里的桌子，但脚下不稳，一起步就几乎一头撞到墙上，胳膊也被撞得生疼；我又试图向旁边的沙发冲过去，却又一次摔倒在地上。

伴随着低沉的轰隆声，我看到窗外的天空一下子暗了下来，仿佛是世界末日来临的预兆。天地在晃动，眼前熟悉的一切变得陌生和可怕。

我双手抱膝，蜷缩在墙角不敢再动弹，一边嘴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一边用眼睛寻找着支撑物和一切可能安全的位置。雪白的墙皮一片片地脱落，落下，电视机和空调机猛烈地摇

摆着，随时都会倒下。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混乱与恐怖。我真想闭上眼睛，不要再看这一刻的凶难；却又不敢闭上，怕自己的生命在眨眼间消逝。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仿佛这个世界也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无边无际暗涌着黑浪的大海里挣扎，恐惧，慌乱，无主，无助，孤独充满了我的心。如果房子倒塌下来，我肯定被埋在最下面。如果我死了，我的父母怎么办？我的先生又怎么办？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说，好多理想和愿望没有实现，老天爷，你不能让我这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呀！我要好好看一下这个世界，但每一眼也许都是最后一眼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涌了上来，逐渐模糊了视线。在那一刻，我是多么渴望安全，一直以来平平凡凡的世界在这时竟是如此的美好，平平安安地活着，对生命来说，简单变成了奢侈。没有人可以保护我，我只能在内心千百次地提醒自己：要镇定，要冷静，一定要活着出去！就这样，在剧烈摇晃的客厅里，我用力地调整着自己的心智，相信死亡一定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在自己身上。

大约3分钟过去了。这3分钟也许是我平生最漫长的3分钟，在这3分钟里，我的生命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孤舟，随时有被巨浪吞噬的可能。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恐惧”。那



一刻，生命完全由不得自己做主，死亡像是一笔必须提前归还的债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挣扎也是徒劳，一切都由老天爷决定，当它伸手要回去时，只有归还。但我也第一次感到了另一种力量，那就是人的生存本能，面对苦难，它可能发挥出最大的爆发力。

我渐渐冷静下来，震动似乎也有了一些缓慢下来的迹象。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沉积在脑海深处的常识才猛然提醒我，往外跑！我唰地站起来，无意识中抓起沙发上的一件衣服，拖着一对大拖鞋，拧开门，冲了出去。门钥匙和自己平日的随身小包就在手边，我却放弃了顺手带上。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如果不能活着出去，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刚跑到楼道口的转弯处，便看见一位妇女，只穿着内衣，披头散发，沿着楼梯向下狂奔，一边走一边惊慌失措地哭喊着：“救命呀——救命呀——”被她这样一喊，我的心里更加慌乱。前面有一位老奶奶，看样子也是想往楼下跑，但却扶着楼梯直哆嗦。我顺手一把抓住老奶奶的手臂，连拽带扯地往下拉。前面她的女儿显然是心急过度已经跑下去了，却发现老母亲还没有跟上来，这时候又返回来找老人家。女儿气喘吁吁地叫了声“妈”。我说：“快快，把你妈拉住！”于是，我们两个紧紧地扶着老人拼了命地往小区大门跑去。背

后凉飕飕的，仿佛有炸弹随时会引爆。我不敢停下来，一边向外跑，一边回头看我家所在的那幢高高的楼房，怕它会在某一刻轰然倒塌。

大地好像已经平静了，我站在拥挤又慌乱的人群中，眼睛却片刻也离不开楼顶，心里还是慌乱得很，感觉很不踏实，只觉得危险还是没有远离我们。再过了一会儿，紧张的气氛好像真的缓和了下来，我能听到街上四处响着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的鸣笛声。院子的里里外外都是人，大人们惊魂未定，一脸茫然，小孩子们躲在大人的怀里啜泣着，连猫和狗也在一旁不安地吠叫着。也有人叹息自己大难不死，互相安慰。公寓楼出口还不断有人连滚带爬地逃出来，什么狼狈的样子都有：衣冠不整的，脚上拖着大拖鞋的，光着上身的，身披床单的，只穿着一条裤衩光着脚丫的，手拿电视机遥控器的，样子比逃避战乱还不如。再看看自己，也和别人差不多。是啊，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谁还顾得上这些？当生命变得脆弱的时候，人世间的任何东西又有何价值？

几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周围的人似乎渐渐从死神降临的恐惧中缓过神来；我却还是没有丝毫的安定感，心里忐忑不安。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同住一幢公寓的人，大多素未谋面，现在似乎都成了患难之交。大家七嘴八舌

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渐渐也有了一些笑声。一个小伙子全身光裸，仅穿了一条裤衩，被大伙笑得躲到了一边。还有一位中年男子，穿了一件女式的红色大睡袍，正在那儿手舞足蹈地向旁人讲说着：“……我就从床上一把甩开被子，老婆不在，我随手抓起一件衣服就飞似地冲了出来。地晃哦，我撞到门框上，差点把头撞破了。脚下是滑的，那个时候啥都不顾，只晓得往外面跑，还摔了一跤。地晃得好凶哦，站都站不稳……等跑到一楼，我才想起看身上这件衣服，怪了，咋个会是我老婆的喃？也管不到那么多了，还是不停的跑，还凉快。嘿嘿，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当时我不是第一个，也肯定是第二个跑出来的……”

旁边的人听得不笑，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在听，大家都在说着自己的惊慌。从死亡边缘挣脱出来的人，都既惊惧又兴奋，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逃生的经历。

这时我看见有个人正在人群里寻找着什么，看见我便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与我不住一层的邻居小伙子，我们并不熟悉，但对方的样子却还彼此记得。小伙子哭丧着脸，光着膀子，捂着手臂有点哆嗦地对我说：“……刚才我从3楼跳下来，手脚可能骨折了……你能不能帮一下我……

帮我打个电话给医院。”

见到熟面孔，我犹如见到了亲人，心里为这位冲动的邻居着急，四处问别人有没有手机。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带出手机，有手机的人也都在焦急地和自己的亲人联络。好不容易借来一个小灵通，按120，不通，又按110，也不通，打的士，没有。我一遍又一遍地按，一边打电话一边向周围的人喊：“快去找车，快去找车！不管什么车，有车就行。”

我跑出公寓的院子，才见到街道上到处也都是惊恐的人们，一辆辆汽车拉着笛声呼啸而过，仿佛真到了兵荒马乱的时代。我心里一边为邻居着急，一边担忧着这次地震的破坏力量。街上的车急来急往，没有一辆肯停。这时，跟我一起找车的几个人在路边找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几个大男人把受伤的小伙子架起来扶到车上，并由一位热心男士陪同，将他送往就近的骨科医院。

我松了口气，回过头看见院子门口围着不少人，大楼物业管理员正搬来桶装水准备给大家喝，我立刻走过去帮忙倒水。小忙一阵后，看着眼前三三两两的人群，心里仿佛缺了点什么，整个人都无法轻松。我想起了我的家人，他们怎么样了？想到这，我便向周围的人借手机跟家人联系，但所问到的人不是摇头就是摆手。正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旁边有个人说：“我有手机。”说话的是

一个弯着背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男子，以前从未见过，但我知道他住在我们这幢大楼里。之后我一直称呼他为邻居。

我心存感激地接过手机就往家里拨打电话，但是没有信号，打不通。我有点泄气，把手机还给这个邻居。邻居看着我，说：“地震后一直都没信号。”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也不去借手机了，心里很乱。邻居又说：“这个地震，一下子就摇得那么凶，还真没见过。我在家里的楼板上被摇得像个皮球滚来滚去。”

我笑了一下，问他：“你住几楼呀？”

“我住11楼。那个楼哦，地震的时候感觉就像树枝一样被风吹得乱摆，东摇西晃的。我在家里面等它晃完了，我再穿好衣服，拿起手机，开了门沿着楼梯扶着护栏慢慢地走下来。”

我一听奇怪了，说：“我住在3楼，逃出来时沿着楼梯没命地跑，像滚一样逃出来。手机钥匙什么都不拿。你怎么跟没事似的？穿衣服拿手机，慢吞吞地下来。”

“我嘛，想走快点也快不了。其实也不用快，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邻居说。看来，他是个挺乐观开朗的人。看见我一脸的疑问，他又说：“我嘛，腰椎间盘突出好长时间喽。”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长期受病痛折磨，走路都

是驮着背弯着腰的，想快似乎也快不了。邻居接着又说：“其实像我们住的这种楼房，三四楼才是腰，承重，上面有那么重的楼层压着，地震了最危险。我们住顶楼上，虽然高，晃得凶，但墙壁倒没咋个看到裂开，如果刚才再稍微多晃一会就会拦腰断开。那肯定完都完咯！”他边说边摇头。

我想想也是，还是有点道理。我们又聊了一阵，大家也算认识了。

这时，人群在平静了一会儿后，又开始骚动了。一些业主站在大门口，想进去，但物业管理人员却死活不让他们进。伸缩门一拉，大门被挡住了一多半，剩下的部分被这位身形魁伟的物业管理员一占，想进去还真不容易。我走过去，听见物业管理员正在大声地说：

“你的命重要还是财产重要呀！你们家的门我们会派保安人员去检查的。没命了要其他的东西来干啥子哦。万一你进去了，出了啥子事，哪个来负责喃？我们负不起这个责哦，为了你们的安全最好不要进去。等排除隐患，安全一点再进去。”

但人们没几个走开的，仍然要求进去。

“不能进，不能进去！要进去的等过一阵再说。命都没得了，还拿啥子哦！我们的保安已经去检查咯，会把门给你们关到嘞，没得人偷你们的东

西！”管理员用四川话说着。

有人还再嚷：“我的门都还没关，让我进去！”

“你们看楼上窗户冒烟烟咯！”人群里一个人吼道，“哎呀！我还在烧开水，没拔电源。”他一边说一边往院里冲。大家都有点哗然，纷纷抬头向上望，我也抬起头向楼上看去，但并没有看到烟。

物业管理员没办法了，摔出一本“生死簿”，拿出笔，在本儿上一拍，说：“哪个要进去的，哪个就在这上面签名！出了啥子事自己负责，我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看到这种情形，便走上前去问物管人员：“我能帮什么忙吗？”物管处的一位姑娘跟我说：“很多业主要求回到家中，如果出现突发紧急情况，有个意外什么的，哪个负责嘛？咋办嘛？”我听完，感到双方的心情都可以理解，便以同样身为业主的处境跟大家耐心解释和分析，业主们听我说得似乎在理，一些人渐渐停止了吵闹。但仍然有几个人刷刷地在“生死簿”上签了名，飞窜着跑了进去。我身边有个女人一把拉着一个光着身子想进去的男人，大声说：“你要做啥子？要进去啊？不要进去，好危险哦！还会有余震的。”看得出是一对夫妻，丈夫想进去妻子不允许，丈夫只好退了出来，耷拉着脑袋被妻子一直拉到我身后的花台边接受思想教育。

看到这对夫妇小打小闹的样子，我一下想起了我的先生，顿时有了生死两茫茫的感觉。如果我没能逃过此劫，昨天送他到机场岂不是成了永诀。如果他此时在我身边该有多好啊，他回到杭州安然无恙，我却在这里担惊受怕，无依无靠，连个说话的亲人也没有，电话也打不通。这里是一片混乱，却不知他们是否知道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想着想着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旁边那对夫妻看见了，就对我说了：“没事的，大家都会没事的。你看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们应该庆幸现在还活着，一切平安。你家人肯定知道这边发生了事，他们也一定在跟你联系呢！”前面刚认识的那位邻居也在一旁劝慰并再次将手机递给我，让我继续和家人联系。我知道哭也无济于事，便擦干眼泪，接过手机，不管有没有信号不停地往家里拨。打了半天，突然接通了先生的电话，我心里一阵惊喜，但只说了两句信号就中断了，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这时邻居的手机更像个公用电话，旁边还有几个人也等着想打，我只好把电话让给了其他人。人和人失去联系的滋味是何等的痛苦，平日里随时可用的手机现在竟变得如此珍贵。

又过了一阵，我想，家现在是不敢住了，我也应该把自己的手机和生活必备品拿出来。于是便去向物业管理员

求助，想让他们派个人到我家帮我取一下。这时物业管理员仍然限量放人进入，大门口围着的一群人把他弄得满脸不悦，他甚至没怎么听清楚我的要求就说：“为了你的安全，现在最好还是不要进去！”看到这种情形，我心想要进家门只有另辟蹊径了。

我家在3层，楼下的1、2层是商铺，恰好又在装修。想想只有从商铺进入了。走进一楼还没有装修好的大门。看见大批装饰材料散乱得堆满一地，装修工人已不见踪影，只有一个守门人，经他同意，我小心翼翼地走向二楼顶部的平台。这里倒是个较为宽敞的地方，种着不少的植物和盆栽，像一个小花园，地震已把一些花盆震翻在地。但想要回家，先必须翻过一扇一米多高的铁栅栏。我已顾不上那么多讲究，脚指头蹬紧了大拖鞋，凭借自己还算灵活的身体一跃而上，踩在栅栏顶上，纵身跳下。这一关算是通过，但另一个更大的障碍摆在眼前。从平台无法直接进入我家，必须从2楼顶部边缘侧立面的外墙爬过去，而且中间还隔着一户，不小心掉下去后果无法设想。我深吸一口气，艰难地爬到外墙顶端，趴在上面身体贴着墙壁和窗户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我想像着自己已经成了蜘蛛侠，手脚并用地贴在高墙上匍匐前行。越是接近我家阳台，我心里就越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小

心。我眼睛一直盯着前面的目标，不敢往楼下看，只是隐约觉得脚下站着很多人，很乱，无意中眼光扫了一下，便看见地下广告牌、墙坯泥块撒落一地。终于到我家阳台了，我用手轻轻地把窗户扒开，小心翼翼地纵身一跳跳进了刚刚逃离的家，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屋内狼藉一片，家具倒的倒，歪的歪，沙发上、桌子上、地上全都是墙皮粉末和破瓷碎瓦，一大块墙皮正好砸在冰箱上，像是压住了那一瞬间的动乱。我已管不了那么多，只想速战速决，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衣服，手机，钥匙，食物和一些现金。刚想离开，我又忍不住回头将那些还摆在装饰柜里的东西一一放到地板上，省得它再掉再摔。地震就震你的好了，它们都已经在地上，不怕你再来了。做好这些，我觉得已没有什么顾虑，便逃也似地跑下楼，但我并不敢用力踩楼梯，我觉得它们真的会被我踩塌。冲出口口时，我看到物业管理员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守在门口想回家却回不了的那些人也个个盯着我，表情十分复杂。

我如释重负般回到院子外面。离开人群独自冒险的时间虽然不过短短十几分钟，却仿佛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我把两个行李包放在院子外的花台上，急忙掏出两部手机不停地打，但拨了半天却没有一个接通。我心里很难受，抬头看